

珍

馐

傳

寒烈

著

上

只是因为，在半闲亭中多看了她一眼，
只这一眼，他便再也挪不开视线，
唯期盼，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，携手天涯。

一盞清涼
一味幸福

一見傾心
一生相守

超人氣作家寒烈
繼《鳳凰無雙》后

再創絕美古言力作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珍

馐

传

寒烈 著

上

只是因为，在半闲亭中多看了她一眼，
只这一眼，他便再也挪不开视线，
唯期盼，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，携手天涯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珍馐传 / 寒烈著. --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104-4270-4

I. ①珍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75498号

珍馐传

作 者: 寒 烈

责任编辑: 周 珊 张保文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 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420千字 **印张:** 17.75

版次: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4270-4

定价: 45.00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总目录

楔子 一夜亡魂 / 1

第一章 一盏清凉 / 6

第二章 一见倾心 / 13

第三章 一番心思 / 23

第四章 一片苦心 / 29

第五章 一次相约 / 34

第六章 一片思量 / 43

第七章 一番打算 / 56

第八章 一场热闹 / 64

第九章 一次赴约 / 73

第十章 一场比拼 / 81

第十一章 一张秘方 / 87

第十二章 一阵得意 / 99

第十三章 一场相遇 / 104

第十四章 一番好意 / 114

第十五章 一片心思 / 124

第十六章	一次较量 / 133
第十七章	一场意外 / 143
第十八章	一段回忆 / 151
第十九章	一纸食谱 / 157
第二十章	一番思忖 / 163
第二十一章	一个约定 / 170
第二十二章	一场风波 / 177
第二十三章	一次相助 / 189
第二十四章	一番尝试 / 200
第二十五章	一个念头 / 210
第二十六章	一片天空 / 219
第二十七章	一声叹息 / 226
第二十八章	一份期待 / 238
第二十九章	一个佳节 / 250
第三十章	一口回绝 / 258
第三十一章	一次解围 / 273

第三十二章	一药难求 / 286
第三十三章	一伸援手 / 299
第三十四章	一场隐患 / 310
第三十五章	一片忧心 / 324
第三十六章	一项决定 / 343
第三十七章	一力承担 / 353
第三十八章	一往情深 / 370
第三十九章	一片小店 / 379
第四十章	一番改变 / 392
第四十一章	一个打击 / 406
第四十二章	一场麻烦 / 418
第四十三章	一解后患 / 427
第四十四章	一场相许 / 436
第四十五章	一顿教训 / 448
第四十六章	一番风味 / 461
第四十七章	一桩旧事 / 469

第四十八章 一场别离 / 483

第四十九章 一心一意 / 491

第五十章 一场暗斗 / 500

第五十一章 一应俱全 / 514

第五十二章 一种默契 / 528

第五十三章 一生相守 / 536

第五十四章 一味幸福 / 546

目 录 (上册)

楔子 一夜亡魂 / 1
第一章 一盏清凉 / 6
第二章 一见倾心 / 13
第三章 一番心思 / 23
第四章 一片苦心 / 29
第五章 一次相约 / 34
第六章 一片思量 / 43
第七章 一番打算 / 56
第八章 一场热闹 / 64
第九章 一次赴约 / 73
第十章 一场比拼 / 81
第十一章 一张秘方 / 87
第十二章 一阵得意 / 99
第十三章 一场相遇 / 104
第十四章 一番好意 / 114
第十五章 一片心思 / 124

- 第十六章 一次较量 / 133
- 第十七章 一场意外 / 143
- 第十八章 一段回忆 / 151
- 第十九章 一纸食谱 / 157
- 第二十章 一番思忖 / 163
- 第二十一章 一个约定 / 170
- 第二十二章 一场风波 / 177
- 第二十三章 一次相助 / 189
- 第二十四章 一番尝试 / 200
- 第二十五章 一个念头 / 210
- 第二十六章 一片天空 / 219
- 第二十七章 一声叹息 / 226
- 第二十八章 一份期待 / 238
- 第二十九章 一个佳节 / 250
- 第三十章 一口回绝 / 258

楔子 一夜亡魂

宫苑深深，殿宇重重，禁城的上空仿佛乌云压顶，气氛沉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。景仁宫的膳房里，庖人们挨着彼此在地上跪成一排。

前来宣人的太监俯视着跪在尘埃里的一群庖人，冷冷问道：“早晨进给淑妃娘娘的木瓜雪蛤盅是谁做的？”

听闻此言，一众庖人俱将视线投向一个跪在他们中间，长得清瘦斯文的男子。

那男子感觉到众人投来的视线，浑身颤抖着轻道：“回公公的话，是小的做的……”

太监睨了他一眼，“你是何许人也？”

“小的……乃是景仁宫膳房的庖人徐得秀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太监便一挥手，从旁两个孔武有力的内侍上前来，拽住了徐得秀的两条膀子便往外拖。徐得秀想拼命挣扎呼救，却不知那两个太监使了什么法子，只觉后脖颈一麻，人便失去了知觉。

徐得秀慢慢醒转过来时，发现自己正被两个太监按在长条刑凳上，双臂同肩胛被死死地揪住。他刚想开口喊冤，只觉得下身一凉，腰间的汗巾已被人扯下来，团成一团胡乱塞到他的嘴里。

徐得秀羞愤惊恐难当，拼命甩头挣扎，却无论如何也抵不过身后这两个太监的气力。

行刑的太监拄着荆杖，见芄贵妃身边的大太监江睢从承乾宫里退出来，然后转过身，垂眉敛目，向着殿前一拂手中的白色麈尾。

行刑太监心领神会，朝按住徐得秀的两个太监一使眼色，后退了半步，往手心里啐了两口，道一声“得罪了”，便握紧足有三尺五寸长的荆杖，抡起来朝着徐得秀的背臀打去。

那荆杖打在身上，声音不响，却令人疼痛难忍。徐得秀初时还有心挣扎，奈何被人死死按压着，又被塞住了嘴，连呼叫都不能。三十岁还算身强力壮的汉子，只受了二十下，便已声息渐弱。

大太监江睢捧着白拂，微微垂着眼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。

别看这行刑用的荆杖不过三分三的粗细，制作起来却十分讲究。俱得用那生得最好的大荆条，削去了上头的节目，整根浸泡在桐油之中，足足两天后，取出搁在阴凉处晾干。待两个月后荆条晾干了，再浸在桐油里。如此反复，须得五次，历时两年之久，才能得一根行刑用的荆杖。

这样的荆杖坚韧至极，斩之不断。倘使行刑时又使了技巧，哪怕是外头包着一层皮革，在不损坏皮革的情形下，也能将内里包着的砖头打断，甚至打得粉碎。

不消说徐得秀这样斯文瘦弱的，便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也承受不住这荆杖的棒打。

果然五十数刚过，下头行刑的太监便收了手。

两个太监放开徐得秀，一人试了试他的鼻息，一人按过他的脉搏，一致摇头。

另有小太监拾级而上，来到江睢跟前，低声禀道：“公公，这人怕是不行了。”

江睢打鼻孔里哼了一声，“既是不行了，就抬到净乐堂烧了，叫他家里来人将骨灰取回去，自行安葬罢。”

自有小太监衔命而去。

江睢一抖白麈尾，返身进了殿，来到芄贵妃近前，一躬身，低声道：“娘娘，那庖人受不住杖刑，眼下已经没气了。”

芄贵妃眯着眼，斜斜靠在上首五围屏黑漆嵌硬螺钿花鸟缠枝罗汉床上，有宫女跪在罗汉床前的踏板上，举着两只羊脂玉的玉槌，轻轻敲打着她的双腿。

听到江睢的回话，芄贵妃微微抬了抬手，那小宫女赶紧垂着头，将一对羊脂玉槌捧在怀里，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。

江睢赶紧上前去，伸手扶住芄贵妃的手臂，将她从罗汉床上扶起来。

“淑妃那里，眼下如何？”芄贵妃缓声问。

“回娘娘，淑妃因失了腹中皇脉，哀伤过甚，镇日啼哭，恐怕……”

那淑妃本是高丽国进贡来的美人，生得娇小清丽，性情十分温柔，在京中无亲无故，在后宫亦是势单力薄，幸而得了皇上的宠爱，进而有妊。

皇上子嗣单薄，得知淑妃有孕，大喜过望，遂将其晋封为淑妃，又专拨了两名御膳房的庖长同四个庖人到淑妃宫中，伺候淑妃膳食。

徐得秀就是那四个庖人中的一员。为博得淑妃的欢心，他用南地进贡的番木瓜同北地来的雪蛤炖成木瓜雪蛤盅，进给淑妃娘娘，说这是家中祖传的秘方，可美容养颜，使皮肤细致莹润。

御医也验看过雪蛤与番木瓜，道是无妨，可以食用。

孰料淑妃连用了五日，忽然腹痛如绞，未等御医赶到已然小产。

皇上闻讯赶来，大为震怒，下令将淑妃宫中所有御厨及宫女太监分别关押起来，务必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

芄贵妃自袖笼里取出绢帕，印了印额头上的细汗，“如今害得淑妃妹妹痛失龙嗣的罪魁祸首已认罪伏法，本宫总算不负皇上信任，也好对淑妃妹妹有个交代。走罢，随本宫往启祥宫看望淑妃。”

听到由远而近，太监宫女一路通传：“贵妃娘娘驾到！”皇上轻轻掖一掖淑妃的被角，叮嘱道：“爱妃好生休养。”

随后起身，绕过缙丝山水插屏，来到外头明间。

芄贵妃由大太监江睢搀扶着，跨过门槛，步入启祥宫。宫女在她身后，悄无声息地合上祥凤万寿纹的琉璃屏门，宫内伺候的宫女太监悉数垂头退了下去。

“陛下。”芄贵妃规规矩矩地向皇上行礼。

“爱妃平身。”皇上趋前一步，伸手扶起芄贵妃，“芄兰……”

“陛下。”芄贵妃顺势起身，与天子两两相望，“淑妃妹妹还年轻，将养好了，还会为陛下诞下皇子……”

皇上轻轻握住了她的手，“朕……本打算等淑妃生下皇子，寻个由头，将孩子养在你的名下，可惜……”

身为帝王，他已年近不惑，至今只得一个柔贵人所出的和安公主，再无别的皇子皇女。朝中大臣请立太子的呼声日益高涨，他急需一个亲生皇子来继承王位的压力也日渐增加。

淑妃腹中的龙胎无疑令天子本人及朝堂内外都充满了期

待，只是这孩子终究还是与皇家无缘，没能留住。

芄贵妃听闻皇上此言，不由得泪盈于睫。

她早年也曾怀过皇嗣，却不知因何，到底没能保住那个孩子。御医小心翼翼地婉转暗示，她伤了乃是女子根本的冲任二脉，今后恐再难有孕。

闻此噩耗，她一连数日不肯进食。皇上不眠不休、衣不解带地在她宫中，整整陪了她两天两夜，并亲手将补品一口口喂到她嘴里，她这才慢慢恢复生气，逐日摆脱失去胎儿的痛苦阴霾。

自那以后，虽然皇上并不曾因此冷待她，甚至更加爱重她，可是无法同陛下孕育一个孩子的事实，始终是她心底的一根刺。

“皇上。”芄贵妃轻轻以绢帕印一印眼角，“那害得淑妃妹妹小产的庖人，臣妾已经着司礼监监督审问，他供认乃是受了贤妃的指使——”

帝王微不可觉地皱了皱眉。

芄贵妃轻轻一笑，“贤妃姐姐素来恭良温俭，又与淑妃妹妹鲜有往来，如何会无故做下这等事来？臣妾以为，定是他受不住刑罚，胡乱攀诬，以求脱身罢了。”

见皇上并无不悦之色，芄贵妃继续道：“臣妾不想因此伤了贤妃姐姐与淑妃妹妹间的和气，遂命刑名太监杖责六十，想问出他背后的主使。不料这庖人受不住刑……”

皇帝挥手，“如此便罢了。”

“那淑妃妹妹宫里关着的宫人……”

“这帮没用的奴才，既然这么多人都伺候不好朕的妃子，

要他们何用？统统打杀！”

芑贵妃垂睫，婉然而立，并不多言。

江睢见机无声地从殿内退出，衔命而去。

这一日，在紫禁城内，展开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戮，掀起的腥风血雨令皇宫内外闻之色变，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。

第一章 一盏清凉

夜色悄然退去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松江府渐渐从夜晚的沉睡中醒来。

华亭县郡城以西，谷阳桥上贩夫走卒来来往往，农人挑在担子两头竹笼里的鸡鸭，正咕咕嘎嘎地叫着，扑棱棱振翅挣扎着；菜农推着一只轮子的鸡公车（即独轮车），自淡薄如烟的晨雾中，叽嘎叽嘎地慢悠悠行来，车上堆着才从地里摘下来，仍带着露珠的新鲜瓜果蔬菜……

桥下城河清澈，缓缓向东流去。河上有打鱼人家的小船，已升起了袅袅炊烟。

谷阳桥以东，有条清亮亮的笏溪，一侧是景家堰，一侧是大片大片的滩涂。曾任江西南安知府的张弼张老大人，告老还乡后，便居住在景家堰张家的宅子庆云山庄内。

张老大人为官清正廉明，两袖清风，归老时，仅带了一块从南安府花钱买的大石头回来，立在庆云山庄的大天井里。有草书大家东海翁之称的他闲来无事，唯爱钻研书法，并不爱走动。

然而老先生的一手草书写得实在是跌宕怪伟，引得不少文人学子以及好字之人前来求字，甚至长跪在庆云山庄门前，只为向他老人家讨教一二。

老先生不得已，只好收了几名弟子，进行指点教导。是以每日清晨，总能看见几个年轻书生，道袍广袖，头戴唐巾，脚踩丹舄，轻摇折扇，身后跟着书童，悠然从谷阳桥上经过。

离庆云山庄不远，有处两进三院硬山顶的宅子，面阔五间，以连廊相接。与左右邻舍相毗的院墙内种着几株高大挺拔的枇杷树，浓密的绿叶间已结了不少淡金色龙眼大小的枇杷果，很是诱人垂涎。

前院里一对老夫妻正将各种物事一一放到独轮鸡公车上，准备出门。忽然一个梳着髻发，身穿水绿色素绸窄袖褂子，下一条素白色马面裙，十二三岁年纪的女孩儿自中庭跑了出来。

推着独轮车的老丈赶紧停下脚步，“小姐，莫奔。可是太太有什么事吩咐老奴的？”

那女孩子跑进前院，停下来，歇了口气，这才道：“汤伯，我同你一道去。”

老丈一愣，他身旁的老妇连连摆手，“珍姐儿，这如何使得？使不得！使不得！怎能叫小姐去抛头露面……”

小女孩一笑，露出两颗虎牙来，“汤妈妈且放宽心，我已经禀过母亲。如今母亲病重，无法下厨，你又要留在家中照顾母亲，汤伯一个人如何照应得了整个茶水摊？”

这小女孩正是这家寡居的女主人曹氏的独女，姓余，名亦珍，乳名珍姐儿。

曹氏并非本地人，原本在京城生活。不料，她二十岁上就没了丈夫，当时女儿亦珍只得三岁。曹氏夫家早没了人，娘家只剩几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。她们孤儿寡母，家中三两个老仆，一点积蓄，如何能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立足？曹氏思来想去，觉得不是长久之计，遂变卖了在京郊的小宅院，带着女儿亦珍，同不

愿离去的老仆一家，千里迢迢往松江府投奔姨表舅亲。

怎料到了松江，曹氏发现姨表舅一家早已人去楼空，听说女儿嫁给了泉州一个富商，举家跟着迁往泉州去了。

曹氏无奈，又不想女儿亦珍再受那长途奔徙之苦，便歇了投亲的念头，在松江华亭景家堰沿河置了这座两进的宅院，定居下来。

这曹氏旁的本事没有，却能烧得一手好菜，寻常的蔬菜蛋肉交到她的手里，也能置出一桌极其丰盛的菜肴来。偏偏曹氏却道这不过是妇人内宅的寻常手艺，实是没有拿出去谋生的道理。

可是家里这点积蓄，买了宅院便所剩无几，早晚有坐吃山空的一天。曹氏同老仆一家商量再三，最后决定每天由曹氏先在内宅做好茶水和茶果，然后由老汤头在谷阳桥桥头支个茶水摊，卖茶水点心，挣点过日子钱。

彼时亦珍年幼，只会跟在母亲曹氏身后，模仿她的样子，从新鲜果子里将个头小、卖相略次一等的挑出来，放在一边，时时还会偷吃一两个果子。

曹氏也不拘着她，任她在一旁玩耍。日子久了，耳濡目染，亦珍竟也将母亲的手艺学了个大概。

曹氏本打算让女儿继续无忧无虑地过一年，待满了十四岁，再手把手地将自己娘家嫡支传下来的厨艺教给她也不迟。

不承想，开春以后，她染了一场风寒，虽延医问药，却一直不见大好，总是反反复复。因少了曹氏拿手的乌梅汤，茶水摊的生意立时萧条了很多。眼看着家中现银一点点少了，曹氏心中焦虑，只得强撑病体，重新操持料理茶摊的活计。

亦珍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母亲是这个家的主心骨、顶梁柱，若是母亲有个三长两短……亦珍想都不敢往下想。她心中明